

女厄运

雪米莉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厄运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女厄运

雪米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74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29—1237—x

I·1070 定价:6.48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日本东京都。

太平洋公司总经理的美丽爱妻川岛芳子，在遭到东京头号色狼的强暴后，厄运从此来临……

总经理的亲侄儿西村方元，觊觎婶娘的富有财产，和色狼勾结，使川岛芳子再度付出代价，同时还接连付出了6个亲人朋友的生命——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三浦合和、丈夫好友之子小雄子和私人侦探老虎，还有先后成为小雄子和三浦合和恋人的妓女山口一美，以及三浦合和的妹妹典子。

最后，色狼在警察的包围中，死在了用肉体复仇的典子刀下。

本书故事情节惊险曲折、悲壮惨然、引人入胜，既有卑劣的罪恶，又有正义的复仇，还有催人泪下的真挚感情，以及男女爱恋的滔滔热浪。

一场一半是野蛮一半是文明的舞会，在一曲疯狂的爵士乐中终于结束了。美丽迷人的川岛芳子被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簇拥着走出了银座最最豪华的舞厅——神仙舞厅。

要不是川岛芳子的好友一田梦子带领几个保安前来制止，川岛芳子今夜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一定会遭到一次空前未有的侮辱，她那具洁白如玉的胴体自然会留下那些男人的齿印、手印……

当川岛芳子安全地坐上自己的高级轿车劳斯莱斯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疲惫极了，整个身子像散了架，四肢无半点力气。她微闭眼睛，真想就这样大睡一觉，把刚才舞会上的那些不悦统统忘记。

一田梦子见她久久不开车，快步走到车旁，有些诧异地说：“你怎么了，芳子？赶快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她真担心芳子，害怕她今夜落入流氓之手，要是那样，她是有责任的，今后不好向芳子的先生交代，也无脸面再见芳子。要知道，今晚芳子是参加她的生日舞会而来的。

一田梦子的话音刚落，川岛芳子迷迷糊糊的神智陡然清醒，她立刻意识到了自己今夜的处境，于是赶快发动起车，沿着银座有名的“东京心脏”，向座落在海边的别墅开去。

“东京心脏”是东京最繁华的街道，是银座的中心，东西约一公里长，分为东银座和西银座。

夜已深了，但大道两旁还是热闹非凡，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变幻之中，另有一番夜银座的风景。

川岛芳子无心欣赏美丽的夜景，只想快点回到别墅，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

令人遗憾的是，川岛芳子根本就不知道，自称“东京头号色狼”的大岛高健早已盯上了她，并萌生了打她主意的想法。就在川岛芳子驾车离开神仙舞厅的那一瞬间，大岛高健驾着自己的豪华本田摩托跟了上去。

大岛高健是一条非常狡猾的色狼，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的阴谋，他故意把车距拉得远远的，还故意欣赏大道两旁的夜景。

那神态那举止那衣着，一点也不象色狼，倒象一个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

在东京，那些有财产的人，尤其是女人们，只要一提起头号色狼大岛高健，一个个就会不寒而栗。在人们的思维和意识里，色狼几乎成了魔鬼的化身，一个罪恶的代名词。他什么都干——抢劫财物、杀人行凶、蹂躏女人……其手段之残忍，简直令人发指。

遗憾的是，东京警察甚至都没有和这个恶魔打过交道。至今，大岛高健还整天优哉游哉，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2

月光如水。海风轻吹。

川岛芳子的别墅就座落在一处高高的海岸上，被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松树柏树遮掩着。此时，在如诗如画的夜色中，别墅静静地沐浴着银色的月光，静静地倾听着大海的微微涛声，它象一具血肉之躯，在全身心地欣赏着大自然的天籁。

象往常一样，轿车驶到车库时，川岛芳子习惯地按了两声喇叭。

女佣美惠子没有睡，还在耐心地等待着女主人的归来，一听到喇叭声，赶快开门迎了出去。

“太太，你终于回来了，我等得好苦哟，真担心你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的美惠子。”川岛芳子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洗澡的温水早已准备好了……”

“谢谢。我不想洗澡，我太疲倦了，我要立刻大睡一觉，你去睡吧，不必管我。”

一田梦子的生日舞会，一点也没有给川岛芳子带来欢愉，只是使她感觉到疲倦、恶心、侮辱、野蛮。早知是那样的舞会，她是不该去的，也一定不会去，宁愿坐在卧室里无聊地看一部言情片。

一田梦子是她的大学同学，跟她一样，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嫁了人，也是嫁的一位富有的实业家，而且婚后不久也在这海岸上建起了一座别墅。

这些年，她参加过一田梦子的许多舞会，可象今晚这样糟糕透顶的舞会，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川岛芳子走到卧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舒服。她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的刺激使她多少恢复了一些精神，于是她又想起了刚刚离开的那

个令人难忘的舞会。

舞会上的男人们个个风度翩翩，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谈吐文雅，显得很高贵，也显得很有教养。

可是当川岛芳子的美妙身影突然出现在舞厅时，他们顿时全都傻了，一个个变得目瞪口呆，并且毫不顾忌地露出淫邪的目光，喉咙里不停地吞咽着被欲念驱赶出来的唾液，那样子象饥饿的人突然看到了伸手可触的面包。一双双贪婪的目光，把川岛芳子身上所有裸露的部分纷纷切割。此刻，他们心里只希望能与她跳上一曲，满足一下男人的虚荣，只可惜乐队还没有奏出舞曲，他们只有这样傻痴痴地盯着。

舞曲奏起时，川岛芳子成了男人们最爱邀请的舞伴，一曲刚刚结束，她又被男人搂在了怀里，累得她气喘吁吁，不得不脱掉外衣，露出两条优美白皙的胳膊。

男人们与她跳舞，开始倒还文明，跳着跳着就开始野蛮了，他们抚摸她那光光的背脊和冰肌玉肤的双臂，狂热地吻着她的嘴唇、面颊。

对于这一切，川岛芳子没有大声发怒，只是温柔地严厉指责，她深知，在这种场合，无论她怎样的发怒，都将无任何意义，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使他们越来越放肆，可是她的心里，却早已愤怒极了，因为这是对她的人身侮辱。

现在川岛芳子想起那番情景，不由愉快地笑了。这笑里有她的嘲讽，亦有她的自豪。嘲讽的是那些男人，自豪的是她不减当年的诱人魅力。

在自豪的嘲笑中，川岛芳子掐灭烟蒂，脱了鞋袜，准备上床睡觉。明天是她丈夫返家的日子，今晚她要好好睡一觉，让身心都以良好的状态迎接她的丈夫，还有漂亮的巴黎名牌

米兰时装。

川岛芳子的丈夫西村正方，是东京太平洋公司的总经理，10天前，他飞巴黎和米兰谈生意去了。他本想带着川岛芳子一起去，只因她身体不适，才没有跟他去。

当川岛芳子脱掉外衣，正准备躺下去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之时，才想起应该去洗个澡。倒不是身上有一层汗液，而是身上有着那些男人的手印和吻印，她觉得应该把那些肮脏之印毫不留情地洗去，不然，对不起自己心爱的丈夫。

于是，川岛芳子下了床，身着一副乳罩和一条三角裤，向浴室缓缓走去。

正当她用一块高级香皂尽情地洗着身体时，一条黑影已穿过别墅一侧的树林，来到了别墅的墙下。

黑影趁着明亮的月光，纵身一跳，落在了一个窗台上。黑影身怀绝技，在不声不响中，窗户被打开了，随即是一个敏捷的动作，便消失在了窗内的黑暗之中。

这一切只有月亮知道，还有那些沐浴在月光之中的树影知道，川岛芳子，是想也想不到的。

凭着那一双敏锐的目光，黑影知道这间屋不是落脚之地，他没作丝毫停留，便穿门而出。他顺着楼梯静悄悄地上了楼，在楼道口迅速扫一眼，就准确无误地进了主人的卧室。

卧室空无一人，但有着乳白色的柔和灯光，还散发着诱人的法国古龙香水。黑影有着惊人的嗅觉，他立刻从浓郁的香水中感觉出来了女人的体香。他便由此得出结论，自己追踪的猎物已经到手了，此时她也许正在卫生间，或者在厨房吃夜宵。

在淡淡的灯光下，只见黑影身穿黑色礼服，脸上蒙着一

块黑布，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在黑布里发出阴冷的光亮。

眼睛扫了一番卧室后，便落在了那张宽大而又豪华的席梦思上，想到一会儿他就要在那上面品尝他的猎物，他就喜露眉梢。不过他没有让自己激动，甚至他很快就神情专注起来，长期的冒险生涯使他训练出了冷静的性格，这性格使他随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川岛芳子洗完澡，心情格外轻松、愉快，总觉得把那些男人留在自己身上的污秽完全洗干净了。为了验证这一点，她从浴室出来，没有戴乳罩和穿三角裤，她要在卧室那一面镶了金边的壁镜前认真地检查一番。

这面壁镜很大，足足占了半堵墙，上抵天棚，下接地板。镜前有一个木制矩形的站台，是建筑师精心为她设计的，专供她梳妆、穿衣之用。

为了把自己看个清楚，川岛芳子走到床边，打开了好几个开关，顿时吊灯亮了，壁灯亮了，落地灯也亮了，整个卧室亮堂堂的，如神话中的水晶宫。

川岛芳子面带一丝微笑，站在了那个木制台上，壁镜中立刻出现了她那光彩照人的雪白胴体。

室内光线既雪亮又柔和，没有一丝暗影，把川岛芳子以最清楚的程度放进了镜子里边。

川岛芳子虽然 30 岁了，但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一丝衰老的痕迹。30 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已到了一个悲哀的年龄，可对于川岛芳子来说，仍然象少女那样，不仅美艳动人，容光焕发，而且身材苗条，丰满健康，浑身上下都荡漾着青春活力。

面对着壁镜，面对着壁镜里那一具美丽绝伦的玉体，川

岛芳子有些陶醉了，把检验身上污秽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尽情地欣赏自己，如欣赏一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她时而左转，时而右转，时而伸腿，时而伸手，时而扭臀。

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欣赏过自己，如今欣赏，才发现自己不仅保持着少女那种充满活力的身段，而且还有比少女更胜一筹的实际内容——

手臂更加圆实；

双腿更加丰润、修长；

.....

更少见的是，她一身的肌肤细滑洁白，而且富有弹性。

这时，她交替着双手把自己的全身爱惜地抚摸一遍，对着镜子荡起一阵骄傲的微笑。只是当她看见眼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纹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才从冥冥之中涌现出来，她不由微微皱了皱眉。她毕竟结婚好几年了，女人最珍贵的早已失去。

其实她是莫名其妙地悲哀。

当她转而一想，青春是献给她心爱的丈夫时，那种悲哀也就释然了。可是冥冥之中，她感觉到了自己与少女之间的差别，不过她不再悲哀了。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门边神奇般地飘了进来

“哈哈！我的天使，你简直是上帝的杰作。啊，上帝，感谢你赐福给我！”

川岛芳子大吃一惊，浑身不由一阵颤栗，急忙回头，只见沙发上已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晚礼服的蒙面男人，一双邪恶的眼睛闪烁着淫荡之光，死死地盯着她一点也不转动。

川岛芳子顿时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双膝一软，一下子跌坐在地板上，身体本能地缩成一团，双手紧紧捂住两只颤栗的乳房，一颗芳心咚咚直跳。

“你是谁？”川岛芳子鼓足勇气喝道，她竭力使自己镇静自若。

“哈，我的宝贝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了吗，我们刚才还在神仙舞厅跳过舞呢。”黑影声音有些阴阳怪气，淫荡的眼睛里有了笑意。

今晚跟川岛芳子跳舞的男人太多了，这人到底是谁，她怎么也记不起来。

黑影见她记不起来，慢慢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脱掉黑礼服，露出一件白衬衫和背带西裤，然后揭去脸上的黑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难道还记不起来吗？”黑影狡黠地一笑。

看着他那潇洒风度的样子，还有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川岛芳子终于记起了他。

就在她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富商跳完一曲探戈后，正是这人快步走到她跟前，彬彬有礼地向她欠欠身子：

“小姐，请。”

川岛芳子友好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地站起来，和这个陌生男子跳起了狐步舞。

开初，他还比较文明，也有分寸，眼睛从不正视川岛芳子的眼睛，也不偷看她领口里那两个一起一伏的丰满乳房。后来，也就是乐曲进入高潮时，他的动作不再文明了，变得越来越野蛮，只见他把她越搂越紧，使她感到窘迫。

“先生，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川岛芳子有些喘不过气，

开始温柔的抗议。

“小姐，谁叫你长得这么诱人呢？”这家伙愈来愈放肆，开始吻她的嘴唇。

川岛芳子的嘴唇东躲西闪，但还是没有躲过他那两片厚厚嘴唇。

碰到这种男人，川岛芳子不知所措，但她明白一点，不要动怒，最好的办法是咬紧牙顺从，否则惹怒了对方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女人告诉她的。

她只有盼望乐曲尽早结束。

乐曲终于结束了，她赶紧离开他远远而坐，而且思想上竭力不再去想他。

谁知，这个令她生厌的家伙此刻竟出现在她的卧室里，就这样大胆地站在她的面前。

川岛芳子气愤地喝问道：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那人扬头哈哈一笑：

“还是先回答我是谁吧。告诉你宝贝儿，我是一个流氓，东京流氓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同时我还是一个强盗，兼任东京强盗团的团长。”

“啊！”川岛芳子一声尖叫。

“别叫，再叫我就让你吃刀子。懂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人完全是一张地道的强盗嘴脸。

“不，我要叫，你出去，你滚出去，我要叫人了。”川岛芳子虽然心里害怕，但语气无一点畏惧，表现得坚强、勇敢。

男人看着她一声嘲笑，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雪亮的刀子，

刀尖对准她默不作声。

那是一把美国猎刀，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着寒光，叫人不寒而栗。

毕竟是女人的川岛芳子，张口结舌，再不敢作声了，额头、鼻尖冒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小姐，这一切只是怪你，谁叫我们今夜在神仙舞厅相遇？谁又叫你长得这么迷人？其实，我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纯属是你在召唤，或者说是上帝的安排。”男人嘻皮笑脸，声音阴阳怪气。

川岛芳子仿佛听到了魔鬼的呓语，不由鼓起勇气喝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哈，我还没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又问了。哈，我的宝贝儿，我跟踪到你的卧室，难道是何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哈哈，我看你是明知故问，其实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能那样做。”其实川岛芳子是清楚的，她恐惧地缩到了墙角，浑身颤抖得更加厉害。

“宝贝儿，你缩到那里，不觉得这是徒劳吗？告诉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突然长出一对翅膀飞出这间卧室，或者学中国神话中的孙悟空，变成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看不见摸不着。”男人满脸嘲笑，眼睛里露出不屑之色。

“你把钱拿去，把金银珠宝拿去，把屋里的一切都拿去，只求你高抬贵手，不要碰我，求求你！”

“不用你说，该拿的我早就拿了。”

男人说着，掏出一把金光闪闪的首饰。川岛芳子一看就知道是她的东西。

男人又掏出一串钻石项链，得意地晃了晃，说：“这不是

你的，这是那位叫什么一田梦子的礼物。”

川岛芳子这才明白，原来这人已到一田梦子家偷过了。

男人把东西放进兜里，脸上露出可怕的微笑：

“现在，就剩下一样东西没有得到了，宝贝儿，那就是你！”

“别……求求你……”

川岛芳子苦苦哀求，泪水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淌在了她的乳房上。

“哭吧，尽情地哭吧，我喜欢女人的眼泪，但它不是扑灭我欲火的使命，它将象油一样，使我的欲火熊熊燃烧。”

“不……你不能……求求你……”

“好了！你的乞求是无用的。”男人不耐烦了，一脸凶相，“你已经耽搁我半个小时了，这种情况对我是从来没有的，因为你有这样迷人的身体，我原谅你和我罗嗦了这么久，站起来！”

川岛芳子乞求地望着男人，“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此时，她竟忘记了顾忌羞耻，捂住乳房的双手开始作起揖来。

“站起来，请你站起来！”

男人的声音达到了高8度。说话间，只见一道寒光在男人招手之间“嗖”地向她飞来，“咚”的一声深深地插在她面前的地板上，离她的身体最多不过10厘米。川岛芳子害怕得一声惊叫，只得瑟瑟地站了起来，用手本能地捂住身体的隐密部位。

男人从头到脚在她的全身审视了一遍，嘴角挂着一丝阴险和得意的狞笑：

“请你把双手放下，做立正姿式。”

川岛芳子不得不放下双手，低着头，微闭着眼睛，任泪

水默默地流。

这时，男人走上前去，目光格外有神，连瞳孔也放大了。

男人审视和欣赏了好一会儿，才伸出手，摸她的背脊……他一边摸，一边语无伦次地这样说着：

“……好诱人哟……肌肤如丝绸，好细腻柔软哟……这里长得很好……”

川岛芳子没有反抗，实际上她反抗也没用，现在她只有听天由命了，任他这摸那摸。

须臾，男人停住了手，对她命令道：

“抬起头，请把我的衣服解开！”

川岛芳子不得不从，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男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魔鬼。事实上，他就是个魔鬼，一个名副其实的魔鬼——淫魔、财魔、杀人魔……

“别这样看我，快解！”男人语气威严无比。

川岛芳子哀叹一声，随即摸了一把泪水，开始解起他的衣服来。

当解到只剩下内衣时，她停止了手，胆怯地问：

“还解吗？”

“脱得跟你一样，懂吗？”

脱掉那条内裤，男人便赤身裸体了。

这时，男人抓起自己的内裤，擦干她的泪水，命令道：

“现在请你止泪，把我从头到脚欣赏一番。”

没有泪水裹住眼睛，男人的一条赤身川岛芳子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她眼睛无神罢了。

男人见她“欣赏”完毕，拦腰将她紧紧抱住，一边喘息一边狂吻着她的面颊。

男人觉得满足了后，命令道：

“宝贝儿，请穿上衣服吧，这样赤身裸体不文明。”

川岛芳子拿起他的衣服正要给他穿上时，只听他说：

“你听错了，我是叫你把衣服穿上。”

川岛芳子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明白，是他良心的发现，还是他本来就存心和她开玩笑？她来不及多想，走到大衣柜旁，打开柜门抓起一套和服就往身上套。

其实，这不是她命运转机的到来，恰恰是她惨剧的序幕。她哪里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东京折磨女人的高手。

她看见赤身裸体的男人朝她走来，满脸挂着淫笑，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男人已经将她拦腰一抱，稳稳地丢在了床上。男人扑到她的身上，“哗哗”几声，撕烂了她的和服，撕烂了她的乳罩，以及那条珍贵的巴黎三角裤。男人将撕成了碎片的衣服一块一块扔到床下，一边扔一边哈哈大笑。

川岛芳子这时才知道他是个变态狂，当然也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她使出浑身的劲儿挣扎着，企图从他强壮的身体下挣扎出去。

她哪里是他的对手，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

男人见她不停挣扎，忙举右手，用食指和中指点了她的穴道。

川岛芳子呻吟一声，不再挣扎了，闭着眼睛，像睡着了。

这以后，男人才开始品尝川岛芳子那美艳动人的洁白玉体……

川岛芳子的玉体真是妙不可言，男人竟连一点疲倦也没有。等川岛芳子醒来之时，男人已经没有在她的身上了，而